

# 《后汉纪》校读续记

高明

(西藏民族学院 语文系, 陕西 咸阳 712082)

摘要:《后汉纪》是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文献,现在流行的两种整理本在校勘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,本文试图从文献对勘和语言研究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正。

关键词:《后汉纪》;校勘;《后汉书》

中图分类号:K234.04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06)05-0041-04

袁宏《后汉纪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作的代表。它流传至今,保存较为完整,同《东观汉记》、《后汉书》一起成为研究东汉历史文化的最基本文献。但随着范曄《后汉书》的编成,《后汉纪》的影响逐渐下降,慢慢淡出了研究者的视线,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传世的《后汉纪》刊本较少,而且缺乏精良的版本。近年来,这种局面有所改善,先后出现了两部《后汉纪》的整理本,一是《后汉纪校注》(周天游校注,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以下简称《校注》),二是《两汉纪》中的《后汉纪》(张烈点校,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以下简称《中华本》)。这两部校点本分别选取乐三堂本和黄姬水本为工作底本,并参考了明、清学者的研究成果,为人们研究《后汉纪》提供了方便实用的可读之本。当然,校书如扫落叶,随扫随生,全面整理《后汉纪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首先从文本的校勘上看,目前最为流行的这两部整理本还都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。此前,业师吴金华先生曾有多篇专文论及,笔者也曾经将自己阅读中的一孔之见公之于众,以便研究者参考。<sup>①</sup>在后来的阅读研究中时时又有零星的发现,今不揣浅陋,成此小文,以续前篇。本文以《中华本》为切入点,选取的条目或是两本均未注意到的,或是虽有校勘但仍可商榷的,祈请大方教正。以下每条均在后面括注《中华本》

的页码,以便覆检。

(1)更始立,以忠郡中为所敬信,即拜忠为都尉,兼玺书劳勉焉。(光武皇帝纪卷第二/22页)

按:“以忠郡中为所敬信”似不合语法,《校注》怀疑“为”字当在“郡中”之上,颇有道理。“为所”是中古表示被动的一种特殊形式,是“为……所”的省略形式,但句中不能出现动作的施事者。<sup>②</sup>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不者,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:“沮授为操军所执,乃大呼曰:‘授不降也,为所执耳。’”因此,“以忠郡中为所敬信”应该有两种合乎语法的表述:一是去掉句中的施事者“郡中”,二是将“郡中”移到“为”和“所”之间。《后汉书·李忠传》:“王莽时为新博属长,郡中咸敬信之。更始立,使使者行郡国,即拜忠都尉官。”参考《后汉书》,这里的文字应该作“以忠为郡中所敬信”。

(2)会颍川不(静)[靖],复以恂为颍川太守,郡中悉平,封恂为雍奴侯。(光武皇帝纪卷第四/58页)

按:校点者将“静”改成了“靖”,似为不必,《说文》:“靖,立靖也。”又《说文》:“靖,亭安也。”段注:“凡安静字宜作靖,静其假借字也。”“不静”和“不靖”均表示不安定之义,在史书中都有使用。前者如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:“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,九服不静,乘间阻远,保据庸蜀,遂使西隅殊封,方外壅隔。”后者如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:“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,曰‘有大难于西土,西土人亦不靖。’”《校注》所据乐三堂本即作“静”。

(3)汉还,让妻子曰:“军帅在外,吏士不足,何多买田宅乎?”(光武皇帝纪卷第八/134页)

① 吴金华先生的论文主要有:《后汉纪校笺》(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99年第1期)、《后汉纪校读琐记》(《古籍研究》1998年第3期)、《后汉纪校读琐记(续)》(《古籍研究》2001年第2期)、《后汉纪校议》(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1年第2期)等。笔者也有《后汉纪校读劄记》(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4年第2期)。

收稿日期:2004-11-11

作者简介:高明(1970—),男,陕西西安人,文学博士,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:中古汉语词汇和中古文献。

② 关于古汉语中“被动句”的“为……所”及其变化形式,参考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,677页(语文出版社1992年)

按：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“军帅”作“军师”，《校注》所据底本作“军帅”，校点者认为：“乃避晋讳，今正之。”“军帅”指军中的将帅，“军师”指军队，从文意上看，这里应该作“军师”，“师”作“帅”应该是文字的讹误，因为本书中多次出现“师”字，都没有改成“帅”。如卷六：“敢问杀其军师，何以反降？”卷八：“六月，伏波将军马援回京师。”卷十八：“王国等皆与程党，久留京师，益其骄溢。”另外，陈垣先生的《史讳举例》中论及晋讳时也没有提及“师”改作“帅”的情况。可见，《校注》的避讳之说恐怕是不能成立的。

**（4）五月戊寅，强病，因临命终，上疏谢曰：“臣蒙恩得备藩辅，特受二国荣宠，巍巍无量，讫无报称。”（孝明皇帝纪上卷第九/163页）**

按：“因临命终”不通。这里的“因”应该是“困”的讹文，“强病困”当为一句，《校注》所据的乐三堂本即作“困”。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作“临命上疏谢”。“病困”指病危将死，是古书中习语，本书中多见。如卷七：“子张病困，恹往候子张。”卷二十五：“初在太学，济阴王子居病困，临卒托蟠致丧。蟠即自负其尸，遂致济阴。”卷十五：“病困，谓舅宋衍曰：‘清河土地下湿，欲乞骸骨于贵人冢傍下棺而已。朝廷大恩，犹当有屋宇，子母并食，魂灵不暴露，死复何恨！’”

**（5）臣内省视，气力羸劣，日夜浸剧，终不望复见阙庭，奉承帷幄，辜负重恩，衔恨黄泉，言之绝肠。（孝明皇帝纪上卷第九/164页）**

按：“终不望复见”当作“终不复望见”，“不望复见”是不希望再见到的意思，“不复望见”是不能再见到的意思，下文又说“不意长不复相见”，这里当以第二种意思为是。类似的情况在本书中还有，如卷九记载宋均的事情：“天子方欲以为相，会有痼疾，上召入自视其疾。均见上，流涕谢曰：‘天罚有罪，所苦浸笃，不复奉望帷幄。’”另外，“望见”也是中古的常用词。如《后汉书·种暠传》：“单于每入朝驾，望见坟墓，辄哭泣祭祀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即作“不复望见”。《校注》所据乐三堂本也误作“不望复见”，当是正。

**（6）臣丑陋貌寝，见臣必生轻贱臣，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示之。（孝明皇帝纪下卷第十/185页）**

按：“必生轻贱臣”不成句，从上下文考察，这段文字是承宫推脱不愿见匈奴单于，大意是说：自己面貌丑陋，单于见后会由此轻视汉廷。这里的“臣”是涉上面的“见臣”而讹，疑作“心”是。“生……心”是中古常语。如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：“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殫微，本末俱弱，亡所忌惮，生其奸心，因母后之权，假伊、周之称，颺作威福庙堂之上，不降阶序而运天下。”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：“虽欲竭尽其力，

以报塞天恩，迫于岁暮，犬马齿索。蛮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见代，恐开奸宄之源，生逆乱之心。”又《后汉书·爰延传》：“武帝与幸臣李延年、韩嫣同卧起，尊爵重赐，情欲无厌，遂生骄淫之心，行不义之事，卒延年被戮，嫣伏其辜。”《校注》亦作“必生轻贱臣”，应是正。

**（7）超召部曲及于阗、疏勒王议曰：“兵少不敌，计莫若各散去。于阗从此西，吾亦从此东，夜半闻鼓声便发。”（孝章皇帝纪下卷第十二/235页）**

按：从上下文语气来看，“计”上应该有“其”，类似的句子在史书中常见。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耿纯进曰：‘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，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，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，以成其所志耳。’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廙传》注引《廙别传》：“沉于长吏以下，群职小任，能皆简练备得其人也？其计莫如督之以法。不尔而数转易，往来不已，送迎之烦，不可胜计。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庞统传》：“郑度说璋曰：‘左将军县军袭我，兵不满万，士众未附，野谷是资，军无辎重。其计莫若尽驱巴西、梓潼民内涪水以西，其仓廩野谷，一皆烧除，高垒深沟，静以待之。’”《资治通鉴》卷47在叙述班超这段话时，“计”上也有“其”，此处当补。《校注》亦无“其”字，当补。

**（8）十二月，征车骑将军邓鹭还京师，遣使者迎拜鹭为大将军，诏大鸿胪亲迎，中常侍郊劳，以乘马、束帛。（孝安皇帝纪上卷第十六/311页）**

按：按照现在的标点，“乘马、束帛”似乎是“郊劳”的东西。其实，这里的“以”上脱去了“赐”字，“乘马、束帛”等是赏赐时常用的物品。如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：“五年春正月，广陵王来朝，益国万一千户，赐钱二千万，黄金二百斤，剑二，安车一，乘马二驷。”《后汉书·桓荣传》：“即拜佚为太子太傅，而以荣为少傅，赐以辎车、乘马。”《后汉书》也记载了迎拜邓鹭的事情，《后汉书·邓鹭传》：“朝廷以太后故，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。军到河南，使大鸿胪亲迎，中常侍齎牛酒郊劳，王、主以下候望于道。既至，大会群臣，赐束帛乘马，宠灵显赫，光震都鄙。”文字虽有详略，但可以看出“以”前是应该补上“赐”的。《校注》亦脱“赐”，当补。

**（9）《传》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其若面焉。”（孝顺皇帝纪上卷第十八/358页）**

按：“其若面焉”应作“若其面焉”。《后汉书·霍谡传》作“人心不同，譬若其面。”“人心不同，若其面焉”是化用先秦语言，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子产曰：‘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’”中古史书中还有“实若其面”、“各如其面”等其他形式，如《三国志·蜀志·卻正传》：“夫人心不同，实若其面，子虽光丽，既美且艳，管窥筐举，守厥所见，未可以言八紘形埒，信万事精练也。”《三

国志·蜀志·蒋琬传》：“琬曰：‘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；面从后言，古人之所诫也。戏欲赞吾是邪，则非其本心，欲反吾言，则显吾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戏之快也。’”《魏书·齐炘王宪传》：“高祖曰：‘管蔡为戮，周公作辅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但愧兄弟亲寻干戈，于我为不足耳。’”《校注》引用《左传》怀疑“其若面焉”有误，参考以上引文，可以肯定“其若面焉”应该作“若其面焉”。

**(10)尚书问状，顗对，多言(数)术[数]占候之事，大旨以三公非其人，将有饥馑、水旱、地震、盗贼之变。(孝桓皇帝纪上卷第十八/351页)**

按：“数术”与“术数”似均可通，《校注》所据乐三堂本即作“术数”。《中华本》校点者从陈璞校，未必正确。“术数”和“数术”都指用各种方术来观察天文历象，并借此来推断人世变化。前者的用例如《续汉志·律历》：“恂久在候部，详心善意，能揆仪度，定立术数，推前校往，亦与见食相应。”《宋书·王微传》：“微少好学，无不通览，善属文，能书画，兼解音律、医方、阴阳术数。”后者的用例如《汉书·刘歆传》：“河平中，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，讲六艺传记、诸子、诗赋、术数、方技，无所不究。”《后汉书·左雄传》：“永建二年，封阴谋之功，又有日食之变。数术之士，咸归咎于封爵。”

**(11)譬若附子疗疾，鸩毒止渴，未入腹胃，喉咽已绝，岂可为哉！(孝桓皇帝纪上卷第十八/358页)**

按：“腹胃”一词古书中少见，疑应作“肠胃”，“肠胃”是古文献中的常用词语。如《后汉书·方术传·华佗》：“若在肠胃，则断截湔洗，除去疾秽，既而缝合，傅以神膏，四五日创愈，一月之间皆平复。”《宋书·武三王传》：“断析义恭支体，分裂肠胃，挑取眼精，以蜜渍之，以为鬼目粽。”《南齐书·周顗传》：“何至复引此滋腴，自汙肠胃。丈人得此有素，聊复寸言发起耳。”《后汉书·霍谡传》即作“肠胃”。《校注》亦作“腹胃”，应改正。

**(12)先时有一书生来，衣粗薄而哭之哀，不记姓字。(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/419页)**

按：考上下文意，“薄”后似应补“祭”。“薄祭”指祭祀所用的物品及礼节等相对简单，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九月。郑公孙黑肱有疾，归邑于公。召室老宗人立段，而使黜官薄祭。祭以特羊，殷以少牢。”《晋书·卫玠传》：“卫洗马明当改葬。此君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，可修薄祭，以敦旧好。”《晋书·孔坦传》：“谨遣报答，并致薄祭，望足下降神飨之。”上文记叙陈蕃的行事，“其有死丧者，负笈徒步千里赴吊，斗酒只鸡，藉以白茅，酹毕便退”，这些举动即所谓“薄祭”。又《后汉书·徐稚传》作“设鸡酒薄祭，哭毕而去”，是“薄”后当补“祭”。《校注》亦脱“祭”，当补。

**(13)此等皆(官)[宫]竖昆弟，刀锯之余，横蒙恩私，剖符三河，不能思展命力以答天地，敢张豺狼之口，吞噬百姓之明，罪深衅重，人鬼同疾。(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/429页)**

按：校“官”为“宫”疑不妥，“宫竖”似通非通，这里的“官”应是“宦”的讹文，“宦竖”指宫中的太监，是汉魏六朝的常用词。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：“夫中材之人，事关于宦竖，莫不伤气，况慷慨之士乎！”《后汉书·左雄传》：“雄之所言，皆明达政体，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。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凯传》：“昔汉之桓、灵，亲近宦竖，大失民心。”本书中也多次出现，如卷21：“而陛下即位以来，诸梁秉政，宦竖充朝，富拟王公，势倾海内。”卷22：“是时宦竖专政，汉室寝乱，林宗周旋京师，海诱不息。”《校注》作“宫竖”。亦应是正。

**(14)《春秋》大居正，车儿一心同向化，何罪而黜？其遣还廷摄部落。(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/435页)**

按：“同”应是衍文，“车儿”，《后汉书》作“居车儿”，是南匈奴的单于，仅为一人，无所谓“同”。“向化”是史书中的习语。如《后汉书·寇恂传》：“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，沮向化之心，生离畔之隙，将复何以号令它郡乎？”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：“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击匈奴，西使外国，鄯善、于寘即时向化。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邓艾传》：“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，安士民以来远人，若便送禅于京都，吴以为流徙，则于向化之心不劝。”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即作“一心向化”。《校注》亦有“同”，当删。

**(15)《书》曰：‘釐降二女于妫汭。’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，犹屈体降下，妇道于虞氏。(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/436页)**

按：“妇道于虞氏”不通，《校注》同《中华本》，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作“勤修妇道”，这里的“妇道于虞氏”前必有阙文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釐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与虞。”伪孔传：“舜为匹夫，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妫水之汭，使行妇道与虞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舜饬下二女于妫汭”下，《正义》曰：“舜能整齐二女以义理，下二女之心于妫汭，使行妇道于虞氏也。”参考以上文献，疑“妇道于虞氏”前当补“行”。

**(16)今猥规都城之侧，以畜禽兽之物，非所保养民庶赤子之义。(孝灵皇帝纪下卷第二十四/472页)**

按：“非所保养民庶赤子之义”不合语法，“所”后应补上“谓”。“非所谓……”是古人的惯用句式。《汉书·高后纪》：“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，朕甚怜之，非所谓与之更始也。”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：“其当迁者，竟相荐谒，各遣子弟，充塞道路，开长奸门，兴致浮

伪，非所谓率由旧章也。”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：“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。”另外，“保养民庶赤子”暗用《尚书》。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。”伪孔传：“爱养人如安孩儿赤子，不失其欲，惟民其皆安治。”“保养民庶赤子之义”即相当于今言“爱民如子”。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作“殆非所谓‘若保赤子’之义”，文字虽有差异，但可以看出“所”后应补“谓”。另外，《校注》作“非所以保养民庶赤子之义”，其中的“以”也应该改作“谓”。

**(17) 百姓之冤无告诉，因起从角学道，谋议不轨，相聚为贼。(孝灵皇帝纪下卷第二十四/476页)**

按：“百姓之怨无告诉”不合语法，“无”后应补“所”，《后汉书·宦者传》正作“百姓之怨无所告诉”。“无所告诉”犹言没有地方诉说冤屈，是史书中的常用语。如《汉书·贾山传》：“劳罢者不得休息，饥寒者不得衣食，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，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仇，故天下坏也。”《汉书·严安传》：“于是强国务攻，弱国修守，合从连衡，驰车毂击，介胃生虬虱，民无所告诉。”《后汉书·张奂传》：“孤微之人，无所告诉。如不哀怜，便为鱼肉。”《校注》亦作“百姓之怨无告诉”，当补“所”。

**(18) 畴曰：“今来在此苟存而已，将图大事，复(恐)[讎]雪耻。窃恐未得其志，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，偷快一时，无深计远虑。畴有愚计，与诸君行之可乎？”(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七/526页)**

按：这段校勘有两个问题：一是“苟”前必有脱文“非”字，“非苟存而已”与“将图大事”语意才顺畅。《三国志》卷11即有“非”《校注》据以补入，是。二是依据南监本、龙溪本和学海堂本改“恐”为“讎”，语意虽通，但两字形体差别较大，恐怕不是袁纪的本貌，疑“恐”应是“怨”的讹文，“复怨”是史书中的习语，犹复仇、报仇。如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：“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，榜箠僭于炮烙，绝灭人命，主为赵、李报德复怨，反除白罪，建治正吏，多系无辜，掠立迫恐，至为人起责，分利受谢。”《后汉书·种邵传》：“昔我先父以身殉国，吾为臣子，不能除残复怨，何面目朝覲明主哉！”《艺文类聚》卷9引《吴越春秋》：“越王念吴，欲复怨，非一旦也。苦思劳心，夜以接日。冬寒则抱冰，夏热则握火，愁心苦志。”《三国志》卷11即作“复怨雪耻”。

**(19) 丽曰：“催不从诏，乱语不顺。”(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八/538页)**

按：“乱语不顺”不通，“乱语”岂能有“顺”之理？“乱”(亂)当为“辞”(辭)之误文，两字形体相近而讹。“辞语”谓言语，是中古习语。如《后汉书·张酺传》：“称辞语不顺，酺怒，遂廷叱之，称乃

劾奏酺有怨言。”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：“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，颇晓其言，臣辄令讯其风俗。译其辞语。”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：“而单于骄踞，自比冒顿，对使者辞语悖慢，帝待之如初。”《三国志》卷6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及《资治通鉴》卷61均作“辞语”，当据以改。《校注》亦作“乱”，当改。

**(20) 今世纷扰，复有瓦解之势，诚英(人)[雄]有为之时也。(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八/546页)**

按：这一句中有两处校勘问题。一是“世”后应补上“事”。“世事”指当前的局势，是古书中的常用词。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上称帝誉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”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，大氏诋訾圣人，即为怪迂，析辩诡辞，以挠世事，虽小辩，终破大道而或众，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。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袁涣传》注引《袁氏世纪》：“准字孝尼，忠信公正，不耻下问，唯恐人之不胜己。以世事多险，故常治退而不敢求进。”“世事纷扰”谓天下不太平、多战乱。《三国志》卷6即作“世事纷扰”，《全后汉文》卷30收此文，亦作“世事纷扰”。《校注》亦脱“事”，当补入。

二是校点者从南监本、龙溪本、学海堂本改“人”为“雄”，虽然语意畅通了，但恐怕不是袁宏原作的本貌。这里的“人”应该是“义”的讹误，“英义”即英雄、英俊之人，是中古的常用词。如《晋书·张骏传》：“殿下承四圣之基，当升平之会，荷当今之任，忧率土之涂炭，宜躬亲万机，开延英义，夙夜乾乾，勉于庶政。”《南齐书·高帝纪上》：“公明鉴人伦，澄辨泾渭，官方与能，英义克举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”《三国志》卷6及《全后汉文》卷30均作“英义”，这里当以作“英义”为是。《校注》点校者认为“蒋本改作‘雄’，失之远矣。”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。

**(21) 愿上推先代成败之诚，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(孝献皇帝纪卷第二十九/563页)**

按：“逐兔分定”比喻争夺帝位，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李贤注引《慎子》加以解释，“上推先代成败之诚”费解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袁绍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作“上惟先代成败之戒”，可以看出，这里的“推”应该是“惟”的讹文，“诚”应该是“诫”的讹文，“诫”、“戒”相通。“惟”在中古有思考的意思，“戒”是警戒教训的意思，这两个词在古文献中经常出现在相关的上下文中。如《汉书·王莽传上》：“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，敬畏上天之戒，仪形虞、周之盛，敕尽伯禽之赐，无违周公之报，令天法有设，后世有祖，天下幸甚！”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：“宜高为堤防，明设禁令，深惟赵、霍，以为至戒。”《宋书·文帝纪》：“加顷阴阳违序，旱疫成患，仰惟灾戒，责深在予。”又《校注》所据乐三堂本作“上推先代成败之诚”其中的“推”亦当作“惟”。(下转第50页)

按：“勘”字原卷实作“戡”，应据以录正。“戡”为武力平定战乱的意思，与“勘”字意义完全不同。

且登高能赋，古或无遗；遇物斯铭，今其遐弃。

（第 21 页第 7 行）

按：“其”字原卷实作“直”，不应臆改。“直”的意义相当于“但”，与上面的“或”相对成文，并无不妥。

（本文经南京师大黄征教授审订指导，谨此表示谢忱！）

#### 参考文献：

[1] 炳林.敦煌碑铭赞辑释.[M] 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

7 月出版。本文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9 月至 1995 年 5 月所出《英藏敦煌文献》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至 2001 年 12 月所出《法藏敦煌文献》（1-19 册）作为原卷真迹，核对了该书中的各有关篇目的录文，是《敦煌碑铭赞辑释补校》的续篇。

[2] 赵红《敦煌碑铭赞辑释》补校.[J].《语言研究》第 23 卷.

[3] 三经注疏.[M].北京:中华书局 1980 年 10 月影印。

[4] 文选.[M].卷 5, 北京: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影印本。

[5] 文选.[M].卷 5, 北京: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影印本。

[6] 文选.[M].卷 5, 北京: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影印本。

### Supplementary Notes on 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, epitaphs and eulogies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

ZHAO Hong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,Nanjing, 210097,China)

**Abstracts:** This article corrects part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book *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,epitaphs and eulogies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* point out some mistakes and problem about the book and try to show the possible solutions. And this is only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readers and the author.

**Key words:** Dunhuang; inscription; epitaph; eulogie; Supplementary Notes

---

（上接第 44 页）

（22）若应权通变，以宁圣主，虽越水火，所不敢辞，常虑于怀，以防后悔。（孝献皇帝纪卷第三十/588 页）

按：“越”当作“赴”，“赴水火”是古文献中的常用语。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：“兵既整齐，王可试下观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《晋书·慕容暉载记》：“父兄有陟岵之观，子弟怀孔迯之

顾，虽赴水火，何所不从！”《魏书·张普惠传》：“圣上之养庶物，若慈母之养赤子。今赤子几临危壑，将赴水火，以烦劳而不救，岂赤子所望于慈母！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即作“赴”，《全三国文》卷 57 收此文，字亦作“赴”，当据以改字。《校注》作“越”，亦当改。

### Reading Notes of *Hou han ji*

GAO Ming

(Chinese Department,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,Xianyang 712082,China)

**Abstract:** *Hou han ji*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of Chinese history.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is book which had been collated, this paper will correct some problems in those books.

**Key words:** *Hou han ji*; emendation; *hou han shu*